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珍珠船 第十四回 賈瓊芳燕釵聯鳳偶

詞曰：百歲光陰過得易，何必勞勞為久計。關了門兒蕪了香，做首詩，吃個醉，莫問階前花落未。屈指五旬零又二，漸覺世情無趣味。白髮羞將青鏡對。忍些虧，耐著氣，既不沽名還撇利。

——右調《天仙子》

當時賈夫人與瓊芳小姐，嗚嗚的哭了半晌。賈秀勸道：「夫人且免愁煩，那闖賊賊則去遠，本地土寇，處處竊發。若留頓在此，恐遭荼毒。夫人急宜起身，到了東方公子家裡住下，方保無事。待小人就此再行前去，尋問老爺。倘遇著時，星夜趕到繁昌相會。但不及護送夫人，前途保重。」賈夫人只得拭乾了淚，將些盤纏，打發賈秀去後，即日謝別了莊主，與東方生等就向繁昌進發。在路無事，不必細說。

單表瓊芳小姐，年方一□八歲，能詩善畫，素性端莊。生得姿容豔麗，舉世無二。自小不出閨門，家中童僕，罕得見面。不料陡值亂離，當下隨著母氏，到了東方生家下，住在靠東廳樓。雖則驚魂暫定，怎奈賈公杳無消息，又兼遠離鄉井，自有許多不便。因此雙眉不展，時刻淚零。那女婢中，惟素馨、秋影兩個，最得瓊芳寵愛。一日，素馨偶從西首廊下經過，忽遇著東方生自外而入。東方生笑容可掬，以目睨著素馨。素馨雙臉漲紅，急急的趨過東廂。東方生心下疑道：「向時花園之內，素馨、秋影待我何等幫襯親熱，及至路上到家，一見了我疾忙掩避，喚之不應，並不瞅睬。然在那時，猶恐眼目眾多，所以佯為斂跡。豈今在我家內，為何情致疏冷，遇見之時，依舊退縮，其中必有緣故。待我寫下一詩，遣婢小菊，假以送花為名，襯詩花下，送與小姐。他若見了，必有好音見示。」遂取出梧葉箋一幅，題著七言一絕，採下菊花數莖，並以詩箋襯放筐內，密著小菊送與瓊芳。瓊芳接花，方欲取貯瓶中，忽見花下露出箋紙一幅，展開一看，上面寫道：

向在巫山路已通，幸今神女下巫峰。

為雲為雨知何日，空使襄王入夢中。

瓊芳看畢，艷然不悅。心下想道：「料想此詩，必係東方生所做。但他以年家子姪到我家裡，內外查隔，與我並不會面。今不幸避難而來，只於進門時相見一次，因何突以邪詞暗遞？狂妄不根，一至於此，殊為可怪。」遂喚素馨，以詩示之。素馨道：「此生果係太狂，日昨偶在西廊經過，他即笑臉相迎，以目挑逗。若不是住他的房子，必將他辱罵一頓，看他怎樣做人。」瓊芳道：「我欲將此箋紙，告稟夫人，與他理論，汝以為何如？」素馨道：「雖則狂生無禮，然夫人已投寓在此，家老爺又凶吉未卜。若一聲張，反為不美。自今以後，小姐只宜嚴戒諸婢，不許出到外廂，閉戶深藏，以待賈秀回來。萬一尋著老爺，賊去平靜，那時收拾回去便了，何必與他爭鬥，以滋物議。」瓊芳點頭道：「汝言深為有理，只可恨狂童亂道，使我霎時怒髮，按納不住耳。」遂將菊花並把詩箋扯碎，著令小菊帶回。東方生見了，越越驚疑道：「想我並無得罪之處，為何小姐驟然變臉？真教我難捨難猜，何以為計？」

正在沉吟籌付，忽見族兄東方子期，遠出而歸，突來探望。東方生接進，相見畢，低頭不語，並不敘著寒溫。子期怪問道：「與賢弟別將一載，幸得還鄉，當此中原鼎沸，闖賊縱橫，將來身家難保。正欲與弟謀一保全之策，乃低首沉吟，口中咄咄，豈有什麼緊要事情，抑或有所不足於愚兄耶？」東方生道：「實不瞞兄。小弟為因手中困乏，親事難諧。今幸賈老年伯的夫人同小姐，避寇而來，寓在東樓。聞得那小姐年方二八，尚未納聘，意欲求婚。怎奈無一穩當的媒妁，為此心緒搖搖，擺決不下。」子期道：「既係年家，門楣相對，只須向著賈公求取庚帖，可以立妥，何必過為愁煩耶？」東方生道：「只因賈年伯被賊圍城，未能得出。今雖差人前去尋探，日久尚無消息。必須得一能言者，向著年伯母，委曲求之，便獲成就。然不患無能言之人，而患不能相見。所以躊躇不決。」子期欣然笑道：「賢弟若肯築壇拜將，何患無人。」東方生急問道：「還是那一個？」子期道：「就是我，只在明日，以年家姪禮，請見賈夫人。待待那三寸不爛之舌，說著夫人，管教這頭親事，可以唾手而就。」東方生大喜道：「若得停妥，願以負郭五□畝為謝。」當夜無話。

次日早起，東方子期將著幾件浙江土宜，果以年家姪禮，請見賈夫人。賈夫人難以推辭，只得出來相見。子期恭恭敬敬，納著頭拜了兩拜，備細敘了溫寒。因問道：「老年伯為何不見？」賈夫人泫然下淚道：「只因老身同著令弟先行，拙夫在城，杳無下落。」子期道：「小姪昨抵京口，聞得陳留縣中鄉老先生，被闖賊擄去者，共有一□七人。只怕老年伯亦在其內，吉凶難保，如之奈何？」賈夫人聽說，愈加歎歎不已。小姐坐在屏後，亦即嗚咽起來。子期再三勸慰道：「此乃小姪傳聞之言，恐未的實。老伯母自宜保重。」賈夫人又問道：「近日闖賊大勢若何？」子期道：「聞得闖賊破了河南全省，今已流至山東地方。所過郡縣，無不望風投順。只怕將來敵地，亦非安靜之所。」賈夫人道：「拙夫生死未知，故鄉已為賊穴，老身母子，全仗賢崑玉覆庇之力。倘獲瓦全，感當不朽。」子期道：「小姪力微才劣，安能有以仰裨老伯母之萬一。但聞令愛小姐，笄年未字，愚弟曉生，年逾弱冠，亦未有室。據著小姪愚見，老伯母何不以小姪許配曉生。在曉生弟，以年姪而兼半子，情尤親密；在老伯母，擇婿相依，則他鄉即若故鄉，不致有仇離之感。況今盜賊蠶起，朝難保夕，萬一此地又動干戈，那時舍弟自顧不暇，或與老伯母中路拋撇，使令愛小姐，出頭露臉，或致失身匪類，則悔之晚矣。故為老伯母計，莫若許了姻事為上。」賈夫人道：「賢姪乃金玉之言，老身豈不知之。但俟拙夫作主，不敢擅許。」子期道：「正為老年伯先生日久無信，不若將小姐許了舍弟，待舍弟再同一個老僕，星馳前去探求下落，以婿尋翁，自然不避斧鉞。倘即尋見了老年伯回來，擇吉完姻，有何不美。況在亂離時節，拘不得平常禮數。須要反經行權，見機而動。此非小姪為著舍弟作說客，望乞老伯母三思可也。」賈夫人道：「郎君之言，句句切實，使老身聞之，如醉方醒。但小女遲至□八歲，而尚未受茶者，豈真無一宦室年家求聯秦晉，皆由其中別有一事，所以難許耳。」子期道：「願聞其故。」賈夫人道：「只因小女甫□歲時，有一玉工，將著一隻玉燕釵來。小女見而喜愛，遂以重價得之。後有一個相士，見了燕釵，不勝驚異道：

『此釵的係古物，但彼時原有一對，雖或分離，不久自當成偶。今小姐既獲此釵，則異日有來求姻者，亦必以燕釵為聘，否則不是姻緣，不可輕許。』言訖，那相士忽然不見。所以愚夫婦信以為真，憑著多少年家故舊，求取庚帖，因無玉燕釵，故一概執意不允。今賢姪為著老身之計，言甚諄切，老身敢不聽從。但問令弟果有玉燕，則親事便可立時允妥了。」子期遂站起身道：「既有此說，小姪不敢強勸，容俟詢於舍弟。倘有玉釵，再來回報。」遂即辭了賈夫人，出到西軒。那東方生等候已久，欣然迎進道：「談了多時，想老夫人有些允意麼？」子期道：「被我委曲言之，賈伯母已為首肯。但所要聘物，只怕吾弟未必能備。」東方生怔道：「要甚聘物？若是家下沒有，容當多方措辦。」子期皺著眉頭道：「太難太難。若論此物，不減藍橋玉杵，只恐吾弟未能得以裴航耳。」急得東方生火性直衝，連聲道：「難與不難，不知要甚物件？乞即向弟言之，為何只管藏頭露尾。」東方子期遂將賈夫人所言玉燕釵一事，備細說了一遍。東方生聽罷，心下忽然想起，小姐臨行那一夜，將著一隻玉燕釵，與我說道：「他日相逢，以此為證。」想必小姐曉得這個緣故，所以付我為聘。遂笑道：「我只道要甚珍寶，難以謀求。若說玉燕釵，小弟久已謀之在篋。吾兄看得太難，豈不可笑。」子期道：「賢弟雖有玉釵，只怕與那邊的未必相符。且將出來與我拿去，倘若果是一對，則在今日便可以決定了。」東方生遂將玉燕釵取出，付與子期。子期捧玩多時，嘖嘖贊賞道：「此釵玉色晶瑩，雕琢異巧，信是數百年之物。看來這段姻緣，必能成就。」當下子期將了玉釵，再去請見賈夫人，就遞與侍鬟，轉奉夫人一看，不覺失驚道：「此釵果與小女的一般無二，誰想姻緣果在此處。」忙喚秋影，著向瓊芳取出那一隻玉燕釵來。相並一看，果是天生一對。賈夫人笑道：「信是天緣，無容勉強。賢姪請回，待老身將此玉釵，與小女看後，即來回復。」子期道：「老伯母金口一諾，決無改易。待小姪先去回報舍弟便了。」子期去後，賈夫人隨即進房，對瓊芳道：「誰想東方公子果然獲有燕釵，此乃天緣注定，應為夫婦。只是你的爹爹，自從賈

秀尋訪去後，杳無信息。我做娘的只得權自應允，但不知你的心下如何？」瓊芳道：「全憑母親作主，何必問著孩兒。」賈夫人遂即遣僕，回報子期，著令即日擇吉行聘。及到了行聘那一日，賈夫人設酒款待。灑過數巡，賈夫人慘然下淚道：「老身命蹇，適逢亂世，拋離鄉井，遠寓繁昌，此真大不幸也。感承郎君留居貴宅，得蒙照扶，不致徘徊岐路，風鶴驚心，此則不幸中之大幸也。詎意子期賢姪，肯執斧柯，玉燕相逢，遂諧秦晉，以賢婿之才，前程萬里，使小女終身有托，此則出於意料之所不及，又不幸中之至幸也。但爾岳翁，存亡未卜，自賈秀去後，經今數月，杳無回報。眼見得凶多吉少，使我寸心如剪，寤寐不安。前承子期作伐之時，親許聘後當令賢婿同一蒼頭，親去緝探。故以男長女大，應即選吉完爾伉儷。惟爾岳翁不歸，礙難造次。意欲遣著蒼頭鍾義，即於明日，隨了賢婿去走一遭，不識允否？」子期道：「小姪前番親口相許，豈有不去之理。」東方生道：「岳母請免愁煩，小婿雖則不材，願當前去，必要根求一個下落，穩與岳父同歸。」賈夫人又泣道：「若能如賢婿之口，得以無恙，則老身還可少留殘喘。倘有不測，老身即當了你兩人姻事，亦圖自盡矣。」言訖，放聲大哭。瓊芳在內聽見，不覺哭僕於地。東方生與子期，亦為之淒感，當即告退。至夜，收拾行李。到了次曉，托著子期在家照管，辭了賈夫人，與老蒼頭鍾義，起身向著陳留縣去。

行了數日，將及河南地界。時已傍晚，投入客店。只見賈秀背了包裹，亦投進店來。東方生急忙叫道：「賈秀，你回來了麼？」賈秀抬頭，見是東方生，失驚道：「公子為何來到這裡？」東方生道：「只為你去久不回，老夫人放心不下，特著我與鍾管家再家尋問。你可探得老爺的消耗麼？」賈秀道：「小人自在石沙村莊上，辭了夫人公子，連夜趕至陳留，打聽了數日，俱說道：『本縣共有□七個鄉紳，俱被闖賊擄到東昌府地方，只剩兩個，其餘盡已被害。』小人當即奔往東昌，怎奈一路土寇竊發。雖則身畔沒有東西，惟恐劫去落草。為此沿途延遲，將及半月，始到東昌府內。正欲根尋，被著一個賊頭目拿去喂馬，一直隨到陝西界上，方得脫逃。及至東昌，細細的訪問時，並無此事。只得再回陳留，天幸遇見一個舊鄰陳子佳，說道：『你家老爺，同著幾個鄉宦，俱被李闖麾下偽都統劉仁捉去，監禁在懷慶府姜宦的宅內。』小人聞了這個消息，隨即趕至懷慶，問到姜宦門首打聽時，老爺果然在內，但有賊眾防守甚緊，不能進去。為此急急的趕回，要與夫人商議。今幸公子到來，必有高見。」東方生道：「你家老爺若還在，待我與鍾管家至彼，尋個計策相救。你已一路辛苦，不必同去，且到我家下，報與老夫人知道，免他掛念。」賈秀欣然依允，到了次日五鼓，自向繁昌而去。東方生只帶了鍾義，前往懷牀。

不知救得賈公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